

我为多闻论坛失眠

黄顺铭（四川大学）

南京多友群是我理解和想象那座城市的一张人格化名片。2014年的内蒙古多友会后，郑欣、丽丽、王蕾、山冰、老军和红军等人慷慨地把我拉进“南京暖友群”，给我一种“准内群人”的身份，同样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上海的沈荟、北京的何晶与张洪忠。我们隔三差五——有时甚至是每日——频密地互动，黑人与自黑，吐槽与安慰。这些微信交流极大地增进并维系着我们的友谊。不知何时开始，一想到南京，我眼前便浮现出一张张生动的多友表情。

因有第一届多闻论坛的美好记忆，我自然不愿轻易错过今年的第二届论坛。莫非，记忆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的逻辑：美好记忆使得我们又去生产当前的美好体验，再次变成一种美好记忆？三月十六日晚，同期多友丽丽微信我，“多闻论坛来不？”在确定与清明节不相冲突后，我干脆利落，“去，去见大家！”我订了四月一日凌晨的航班，头一晚太激动，竟至于深度失眠了。

从鼓楼地铁站出来，街头的香樟树和梧桐树的嫩绿合着明媚的阳光，让我从双眼、皮肤到灵魂都开始雀跃起来。我拖着行李，开始寻找晶丽酒店。“晶者，何晶也；丽者，朱丽丽也”。这一别解将酒店的阈限空间纳入我们“多闻雅集”的话语体系，别样地温暖与生动起来。入住后，我见到的第一个南京多友是“王妃”。很快，又见到了朱丽丽、郑欣，还有我们的“总舵主”CC。祁林也从仙林校区赶了过来，与我们共进午餐。我们约好，他进来时，我们一起唤他“祁部长”，看看他稳得住稳不住。

午饭后，郑欣开车，载我们去爬紫金山，祁林因故缺席。阳光灿烂而饱满，不热，游山玩水正好。路边到处盛开着或红或紫或白的小花，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树木轻盈地泛着嫩绿。这天人少，我们一边爬山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我们这些“八卦系”或“造谣系”的，自然不缺话题。聊过些什么已不记得，也不甚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几个人生产并享受了一个春日午后鸡毛蒜皮的快乐时光。行至天文台，他们去年拍合照的集体记忆被激活了，于是便又拍了一张合影。这一回，多了我的介入。



欢迎晚宴时，多友们从各处冒出来。南京师大的几位多友/暖友山冰、老军、张宁和正林也来尽地主之谊。山冰手里提着一个口袋，里面装了几瓶点燃气氛的无色透明的“催化剂”。我们那一桌，起初只有我一人来自外地，老军笑称我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，“我们大家都为了陪你一个人！”。席间，大家端着酒杯，同桌跨桌，不断流窜作案。快下席时，何晶才姗姗来迟，后来繁旭也来了，我们这一桌的本地/外地比例方才不那么悬殊。王妃把小半盘卤鸭翅都夹到晶晶的碗里，她优雅地把它们解决了。她这啃香香嘴功夫想必是在成都读书时练就的吧。

今年的会议较之于去年有很大的改革。砍掉开幕式的繁文缛节，直奔主题地论坛了起来。待第一场论坛的四人报告完了，趁中场休息，大家移步楼下合影。会议当天才冒雨匆匆赶来的郭建斌和孙信茹错过了合影。后来，建斌非要山冰把我在扬州为他拍的一张照片移花接木进去。他报告时，讲了一堆“在场”、“转点”、“转场”啊什么的。对于自己从一个原本是为了“气死吴飞”的戏谑语境被抠出来而植入集体照的仪式化语境的冲突性转换，不知他有没有什么自反性？下午的第二场论坛是一组民族志研究，我这个外行被赶鸭子上架，以对话人的身份出现。南大的周老师把我的 comments 掀个底朝天，“不同意他的每一句话”，震得我魂飞魄散。在会后赶赴扬州的大巴上，丽丽说，“你知道吗，我好怕你跟他吵起来呀！”



因为多闻论坛的缘分，我得以两次感受到扬州的不同面向。去年，灿烂的瘦西湖就是我眼中的扬州，作为一种“转喻”而存在。今年，扬州烟雨又展露出了另一种风情。去年从扬州宾馆里带回的行李牌至今还挂在我的行李箱上，陪伴着我来来去去的学术旅程。



2016年4月14日于成都